

浪淘沙慢三部曲

第一部

燕
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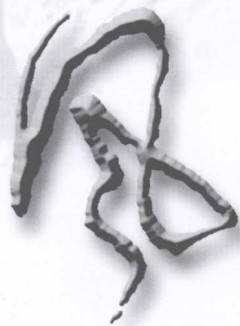
歌

南煜林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浪淘沙慢三部曲
第一部

燕
鸣



歌

南煜林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燕鸣风歌 / 南煜林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07.6
ISBN 978-7-227-03518-3

I. 燕… II. 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7020 号

燕鸣风歌

南煜林 著

责任编辑 朱晓灵
封面设计 万明华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高伟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网 址 www.nxcbn.com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银川金利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4.375
字 数 330 千
印 数 1600 册
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518-3/I·925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序

世上的人，有追逐权力的，有聚敛钱财的，有爱好文学的。钱多者富，权重者贵，文秀者雅。钱、权、文各有其用，不能简单地谁高谁低，虽然古时就有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警句，但似乎是文人们造出来给自己贴金壮胆的，一到现实，多还是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当官高”。然而近些年，似乎有了点异数，“钱”的作用日显其重，似乎已成新贵，有与“官”分肥的趋势了，说明社会是会变的，“当官高”的“唯一”性虽还没有到势孤的程度，但却已经受到挑战，“单极世界”有望向“两雄争霸”转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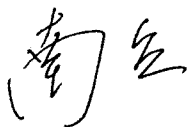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在“权”与“钱”争霸的世俗世界中，却还有人爱好着文学，不是权重后的“红帽哼兮黑帽哈，风流太守赏梅花”，也不是钱多到“锦衣纨绔，饴甘厌肥”有的附庸风雅，而是“寒冬噎酸齏，雪夜围破毡”时的不改其志。这才是真爱。世上多些有这种真爱的人，世界才会向“多极化”迈进，才会成为文明程度更高些的正常社会。

南煜林，大约是有真爱者中的一个，虽然他还不到噎酸齏围破毡的程度。他幼年母病，青

春妻病，人生最不堪的三大痛，他未中年便经历了二痛。当是时，当官或挣钱大约可改变其命运，然而，他却在病妻每年都要花去其三分之二收入的窘困中，坚持着很难改变其命运的业余时间写作，能不让人动容！

《燕鸣风歌》是其百万字长篇计划中的第一部，反应的是农村改革初期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化。有人呼吁，作家应该为下层的劳苦大众代言，出发点很好，但“代言”者若对下层的饥苦没有真切的感受，会不会出现隔靴搔痒的情景？煜林作为生活在农村中的知识分子，睁眼抬脚，所见所感者无不是下层的生活，而他又上过大学，见过外面的世界，不用去想，心中已有了城、乡、贫、富的比较，下笔自与常年生活在城市或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不同，这是这部书先天的优势。

我与煜林同是西海固老乡，又同毕业于宁夏大学，还都是学理的，姓名中都以“南”字打头，可谓缘分多多。深深地感动于他艰难中的爱好，这爱好证明着艰难杀不死文学，文学天生是与文明富足为伍的，艰难杀不死它，就再没有能杀死它的力量了。那些一次次宣布文学死了的人很该听听文学在艰难中生长的声音，那声音同样宣布着：文学不会死！而且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富足和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，文学还会有更大的发展。



2007.5.22.

目录

序	1
引子	1
第一回 粮站上喜遇贺平	
耳房里恼怒庆山	2
第二回 为媳妇子奔柳沟	
叨猪崽狼入院门	11
第三回 亲说成茗波报喜	
事搅心家人怀忧	22
第四回 得实信如释重负	
解困境喜从天降	35
第五回 积忧怨论短说长	
起争执掀风鼓浪	46
第六回 心无绪偏遇风月	
意灰冷又添烦乱	56

燕
鸣

歌

目录

- 第七回 童无忌惹事生非
狐大胆白天偷鸡 66
- 第八回 精打算庆山数钱
细用心茗波买表 78
- 第九回 看稀罕赏心悦目
弄闲言疾首蹙额 89
- 第十回 见怪异失魂丧胆
谋生计别家乞讨 97
- 第十一回 谈天地笑说风云
论阴阳冷看凄凉 109
- 第十二回 忙上山茗波开荒
急回家茗菡送信 117
- 第十三回 订婚日窘态百出
糊墙时惘然若失 131

燕
鸣

歌

目录

- 第十四回 下雪天喜收汇款
 上山路悲遭磨难 142
- 第十五回 忙喜事摆设宴席
 待宾客惹出祸端 156
- 第十六回 得喜讯翘首企足
 忍疼痛牵肠挂肚 168
- 第十七回 庆通电欢度节日
 贺光明醉看柔情 182
- 第十八回 下暴雨巧芸遇险
 发大水海生遭难 194
- 第十九回 说洪灾心有余悸
 叹凄凉雪上加霜 204
- 第二十回 搜高粱赌咒发誓
 忙夏收引病染疾 213

燕
鸣

歌

目录

- 第二十一回 医院里茗茹脱险
黑板前茗菡赋韵 225
- 第二十二回 平田地风波大起
得疑病父子相争 234
- 第二十三回 穿新衣茗茹撒娇
写春联茗菡展才 245
- 第二十四回 寻借口来福发火
过大年神灵清庄 255
- 第二十五回 倪茗涛石台包工
倪茗波家中受训 269
- 第二十六回 梦怀鑫夜入歧途
张秀才故弄文章 280
- 第二十七回 忆往事顿生怜悯
应时势初探富门 293

燕
鸣

歌

目录

- 第二十八回 石台川黑风大起
土坪山神灵布阵 306
- 第二十九回 熊金保请神驱邪
张世清夜遇疑影 317
- 第三十回 驱鬼怪世清入邪
建市场茗涛中标 327
- 第三十一回 下大雨有惊无险
拔猪草枉受屈冤 336
- 第三十二回 得实惠欢天喜地
受施舍论阳谈阴 347
- 第三十三回 穆凤英野外哭魂
春盼妻家中受辱 361
- 第三十四回 放苗水来福闹事
嫁孙女道明醉吟 373

燕
鸣

歌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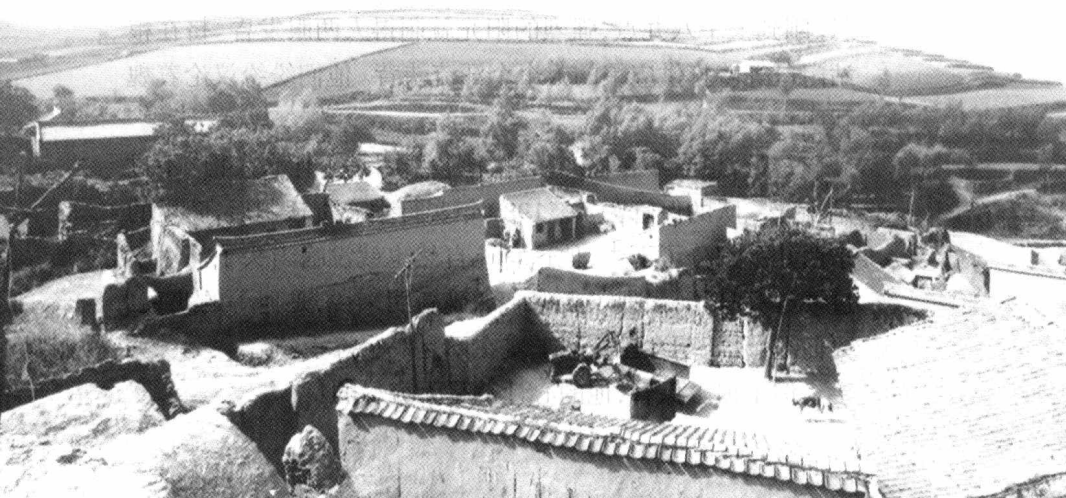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三十五回 顾巧芸家中挨打
牧羊女深山遇难 385
- 第三十六回 赶集市少华逞能
说是非泼妇挨揍 396
- 第三十七回 怜孤嫂春明仗义
盖鸡圈夫妻纷争 408
- 第三十八回 逛麦田闲弄风情
看皮影暗定终身 417
- 第三十九回 编谎言弄巧成拙
拨疑团云开雾散 427
- 第四十回 石台川喜庆丰收
土坪山金凤展翅 438

燕
鸣

歌

引子

在中国的大西北，在黄沙侵蚀的高原上，有一块并不起眼的地方。但由于她的贫穷和饥饿，使她的名字传遍了全国乃至世界。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已向这里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又怎能忘记那些被他们过怕了的日子……





第一回

粮站上喜遇贺平 耳房里恼怒庆山

2

最让倪庆山骄傲的是，倪庆山有几个好儿女！

这话题由山野村夫的几句闲言碎语引起，尽说些不三不四的乡村野史，那闲言却由伊人传入耳中，遂编写成册，饭余共享。伊人却笑而长吟道：“野山遥望几点明，风月不等燕先行。浪里流沙尘舞起，腊梅数枝醉里红。”又曰：“人道谁家无烦恼，偷寒莫把春来笑，扬花殆尽绿枝条，云烟深处旌旗飘。”

却说时令虽已到了阳历九月，天气仍然没有转凉的意思。刚到上午八九点，强烈的阳光就刺得人两眼发昏。挤在粮站门口等着打供应粮的人个个汗流浹背。他们纷纷议论着魏新明！

是呀，想当年在生产队时，他魏新明是个什么人物？不过是土坪二队的保管罢了。1980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，队里的东西几乎都分了下去，他这官儿自然也就没啥当头的。对于过惯红火日子，当惯了大保管的魏新明来说，是何等的悲哀！更何况，魏新明在庄稼行上实在不是一个好手。

但干惯了保管，他的心计总是无穷尽的！

魏新明觉得农活自己干不了,就在1981年的秋天,丢下老婆和孩子,跑外面做生意去了。在那阵子,许多人对魏新明的做法不可思议,甚至有人嘲笑他没有本事。谁知不到两年天气,魏新明的小日子就红火了起来。

这倒罢了,他还敢把生产队分给他的地租了出去,让他的老婆脱产,去当他的专职售货员。

嘿!这家伙,不但没被革了命,反而还在街上开了个私人商店。

天啊,了不得了,这个社会了不得了!

……

塞进倪茗涛耳朵里的,不是赞扬就是唾骂。看看忽左忽右的人群,倪茗涛知道,等挨上他们土坪二队就到下午了。于是,他提上自己的破毛口袋,有些不耐烦地挤出人群,向粮站南墙边的几棵大树走去。

在前排的几棵树下都是人。茗涛看没落脚处,刚要转身,猛然听见有人在喊。他又转回身去,见在后排一棵树的下面,他中学时的同学贺平正在向他招手。倪茗涛顿时来了精神,也顾不上给被他踩了脚的人说声道歉,就几步跨了过去。

贺平早就腾出了一块空地。他边用手拍着地面边急切地说:“哎呀,老同学,快来坐,两三年都没见了,你都忙些啥?”

倪茗涛把破毛口袋往地上一扔,连汗也顾不得擦,就握住贺平伸过来的手,激动地说:“嗨,还忙啥,就老师骂咱们的那句话,在家里守着修地球呗。还是说说你的进展吧。”

旁边与贺平围坐在一块的几个小伙子哧哧地偷笑着。贺平脸上的肌肉微微地颤了颤,然后也笑着说:“进展个屁,要好还来受这罪!唉,这老天,看来是不想给咱们饭吃了。幸好有这点供应粮,要不然咱们早都饿死了。”

倪茗涛坐到破毛口袋上,也有些苦恼地说:“是呀,今年



更是糟糕。我们庄有好几户都揭不开锅了，打供应粮又没钱，只好到处去讨饭。”坐在贺平旁边的一个瘦脸小伙子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们队比我们队要好些呢，我们队早就有人揭不开锅，出去要饭去了。”倪茗涛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。

“唔，都是我们队的。”贺平说着，把旁边的几个人向倪茗涛一一做了介绍。倪茗涛微红着脸，有些抱歉地点着头说：“哦，有的名字我早就知道，就是和人不对上号。”坐在倪茗涛对面的小个子陈小军向倪茗涛滑稽地做了个鬼脸说：“瞧你这德行，以后还敢叫当官？”惹得几个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瘦脸鲁子敏说：“哎，都别笑，咱们还是说几句正经的。我听人说明年连这玉米都不供应了，说要供应糖萝卜、红薯之类的，你们都听说了吗？”倪茗涛这才想起脸上还有汗，他边擦边说：“我们队有好些人也这么说，大概是真的了。”贺平抠一抠头上的泥垢说：“要真是这样就更惨了。那糖萝卜、红薯再甜，也不能天天当饭吃。唉，说什么呢，还是人家魏新明美，再不用为这些事发愁。”

鲁子敏卷了根旱烟，点着后说：“就是的，我才还给他们说呢。听见过的人说，魏新明天天一只鸡，你知道他是咋吃的？嗨，人家把那骨头上的肉呀，带啃不啃地就从商店门口扔了出来，过路的娃娃拾上还能美美儿吃上一顿呢！”

坐着的人不约而同地咂了咂嘴。陈小军说：“人家咋能不狂呢，听说人家底子厚着呢！”他故意顿了顿，神秘兮兮地看着几张惊愕的面孔，又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听一个朋友说，魏新明的那个商店里，光现货就一千多，再加上银行里的两千多存款。你们想想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！”说着，他激动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伸出四个指头在空中比划着。

几双贪婪的眼睛随着陈小军的手指在空中转来转去的，好像那儿就是钱！

陈小军正得意着，贺平突然扑过去一把攥住陈小军举在半空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倪茗涛，魏新明是你们庄的，你知道的多，快给咱们说说。”倪茗涛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魏新明的底子到底有多大，他没给人说过。我只知道，他哥魏新旺家的供应粮钱几乎全是他给的。”

眼巴巴等着听的几个人有些失望地又把目光集中在了陈小军的身上。陈小军看了看倪茗涛，有些得意地捋了捋下颌上还不成行的胡子，咧着嘴说：“你们好像还不信？我的那个亲戚说他亲眼见魏新明去银行存款的。”在另一边歇凉的几个人也都凑了过来，他们个个张大嘴巴，眼睛圆溜溜地盯着正在高谈阔论的陈小军的脸。

……

等倪茗涛背着六七十斤玉米回到家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他刚进院门，就听见他大和他哥在耳房里大声争吵着。茗涛知道他大又为他哥茗波的婚事发脾气。

倪茗涛心情沉重地推开东面伙窑的门，坐在炕上的茗波妈赶忙擦着早就捏在手里的火柴，点上灯后问：“咋才回来？”茗涛把大半口袋玉米往案板上一扔，取毛巾擦了把汗说：“今儿人多得很，就这会，有好几个大队还没挨上呢。”

这时茗波妈已跳下炕来。她先摸了摸放在案板上的粮袋，又转身去给茗涛盛饭。茗涛爬在炉台上胡乱扒了几口，就去了耳房。

倪庆山斜着身子靠在耳房炕的窗台上，对大儿子茗波吼道：“婊子儿都二十好几的人了，说几句话都得人教。明儿个你去就说，只要事情能成，钱咱们不少他们一分。前几个你梦家二爸也过来说了，柳沟那边没嫌过咱们穷，他们也没别的，只图咱们人好。你看看人家女方都同意了，把你个婊子儿还不愿意。这回去你就放高兴些，好好和人家说，不要学了那

次，刚一提钱的事，你扭头就走，闹得大家都没脸面。”

茗波低头坐在炕沿上，慢腾腾地抠着脚趾甲说：“大，人家要那么多的财礼，我觉得咱们有些划不来。更何况咱们没钱。就算有钱，有这样送的还不如在粮站多打些麦子，咱们给饭里多放些麦面呢！”

倪庆山气得直起身子又吼道：“滚远，婊子个儿吧！说了半天就连没听见的一样。你咋不为你大你妈想想，人家像你一样大的小伙子，家庭条件稍好些的，哪个的娃娃不是六七岁了。你看看你，不赶快说上个，还嚷啥财礼高呀低呀的。我看你八成是嫌老子穷，给你说不起媳妇，或是给你媳妇家给的少了，心里不舒服。”茗波怯怯地说：“大，我不是说这。”倪庆山气狠狠地说：“那你说啥？好好好，看你咋办，反正你大就这么大点本事。婊子儿，老子的日子就算再穷，还没穷到给你说不起媳妇的地步。”

正在灯下写作业的茗源头微微偏过去看了他大一眼，又写他的作业去了。倪茗涛悄悄地站在地上。他知道他哥的心思，也很想替他哥说上几句。可是，当他的目光扫到因为过于激动而肌肉呼呼直跳的他大的脸上时，又觉得他大也一样的可怜。他知道他大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，尤其不愿让张来福、魏新明一伙笑话他没有能力。所以茗涛只静静地站着。茗波这时已委屈得眼泪汪汪的，他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大，我也不是说咱们穷，我只是想，等咱们家的情况稍好点了再给我说媳妇，这样咱们都不吃力。”

“啪！”一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落在了茗波的脸上。爬在当炕写字的茗源惊得把作业本扯了长长的一道口子。茗涛赶忙上去，拉住他大又举起的手，想说话，却又哽咽着张不开口。倪庆山也有些惊愕地看了一眼半跪在炕沿上的茗涛，没好气地抽回手，往窗台上一靠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？”